

马在中国历史上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马在中国美术史上也有着超乎其他动物的杰出表现。从远古岩画到汉代霍去病墓前的石刻、唐代的“昭陵六骏”，从唐代的画马名家韩干到宋代的李公麟，从现代的徐悲鸿到当下的韩美林，有关马的创作一直没有间断，而且代有新人，“画工如山貌不同”。在中国绘画史的分类上出现了与人物、山水、花鸟并列的“鞍马”一科，则是在世界绘画史上绝无仅有的。马与征战和功勋、马与精神和力量，是中国人所崇拜的对象，因此，画马即是表达一种特殊的文化蕴涵。徐悲鸿当年画马表达国人抗战的决心，上个世纪50年代在建设事业中的“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也是在精神层面上表现出了积极向上的主流方向。时值甲午120周年，韩美林画马唤醒人们在复兴之路上不忘国耻，策马扬鞭，奋力向前。

韩美林画马脱离了前人画马的规范，其造型和笔墨所显现出来的独特性是一种装饰性的自我方式，它建构了属于韩美林的审美语言，其具有标识性的形式风格连接了现代性。韩美林的造型一贯是从大处入手，他的整体性的表现忽略了诸多细节，埋头奋力，风驰电掣，在一种能够感受到力量的动感中表现出了非凡之处。一千多年前的唐玄宗时代，韩干曾说“陛下内厩之马，皆臣之师”，因此，直到徐悲鸿画马都一直没有放弃对于形的追求，对于形的把握成为画马的关隘。韩美林画马超于形之上，其雄浑的身躯与简化的四肢，具体的马首与省略的马蹄，都不同凡响地表现出了马的核心内容。真可谓是“一洗万古凡马空”。

新作 赏析

一洗万古凡马空：
看韩美林甲午之马
——陈履生



甲马天下行（纸本彩墨 55cm×74cm 2013）

韩美林作

毛泽东诗词意境美术作品展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的毛泽东诗词意境美术作品展，1月5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毛泽东诗词继承和发扬了中国诗歌传统的艺术结晶，是反映中国革命和建设伟大进程的生动史诗。同时，毛泽东诗词为中华民族艺术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深厚源泉。在新中国美术史上，曾经产生了《江山如此多娇》《万山红遍》等一批享誉海内外的优秀作品。当代油画家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追寻毛泽东诗词创作和发表的历史背景，身临其境实地考察、查阅资料、反复斟酌、深入研究，同时展开想象，运用娴熟的油画语言，精心创作了一幅幅气势恢弘、画风清新、民族特色浓厚的作品，艺术地再现了毛泽东诗词反映的历史人物、事件和场景，展示了毛泽东诗词中所蕴含的深邃哲理和美学意境。

“经典写实”油画作品邀请展



1月11日至2月28日，由凤凰艺都美术馆主办，流动艺术、中国光大银行无锡分行协办，江苏凤凰艺都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经典写实”油画作品邀请展在江苏凤凰艺都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集聚王少伦、王沂东、王宏剑、刘孔喜、朱春林、冷军、杨飞云、李士进、李贵君、忻东旺、张义波、张利、郑艺、庞茂琨、夏星等60多位国内优秀艺术家的百余幅精品力作，多层次、多角度体现了中国当下写实油画艺术家的创作状态，为观众了解中国写实油画艺术的整体趋势和艺术家各自的创作语境与观念提供了机会。

“光华溢韵”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八教授绘画作品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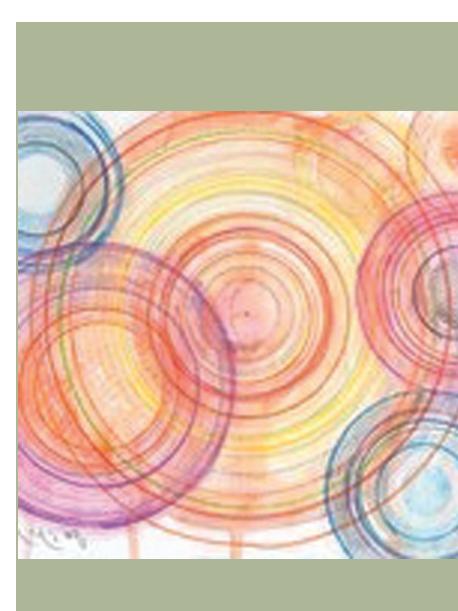


“光华溢韵”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八教授绘画作品展日前在北京798艺术区的圣之空间开幕，展览由北京图文天地文化艺术机构主办，圣之艺术品艺术空间承办，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当代艺术研究所共同协办。展览共展出杜大恺、刘巨德、钟蜀珩、王玉良、卢新华、包林、李木、陈辉8位教授的作品48幅，是8位艺术家近几年来的最新力作。举办展览的初衷是因为8位教授对老工艺美院充满怀念和热情，希望能够做一个可以追溯从老工艺美院到现在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文脉的展览，才最终成功。

人生若寄—— 齐白石的手札情思



星光——群展



星光——群展日前在上海香格纳画廊举行。参展画家囊括了陈晓云、丁乙、耿建翌、胡介鸣、黄奎、计文平、朱卫兵、李平虎、李山、梁绍基、刘唯艰、梁明、徐震、荒木经惟、浦捷、申凡等，包含30余位艺术家的60余件新老创作，其中既有代艺术界的前哨与中坚，又有冉冉升起的青年一代。作品媒介类型各异色彩纷呈。虽然均以小尺寸的面貌呈现，却不失其个体特质，又与艺术家的主要创作遥相呼应。这些极为别致的小品在漫漫寒冬中如满天星斗般交相辉映，仿如生生不息的艺术星光。

2013年9月，上海藏家在纽约苏富比耗资约5037万元人民币购回宋代苏轼的《功甫帖》。虽然《功甫帖》不是中国书画史上的名帖，而且只有两行9个字，但是，因为与苏轼的关系，此次拍卖回流被认为是一件大事，甚至有人说“值得每一个中国人为之感到自豪”。从表面上看，能从纽约的拍卖会上拍得苏轼的书帖令人激动，在十年二十年前难以想象。可是，按照现行的中国法规，如果把它带回上海还要缴纳6%的关税以及17%增值税，也就是说最少还要花1200万人民币才能进得国门。这是一个让无数人想不通的问题，然而国家的政策就是如此，对于藏家来说必须面对。11月27日，龙美术馆微博透露已于海外完成交割，《功甫帖》抵达上海自贸区，办理了相关手续，并有望在龙美术馆浦东馆开馆展上与观众见面。如果不付那1200万税钱的话，展完之后还得出境回到它原来所待的地方，令《功甫帖》的回归面临尴尬。

正当人们为这件事情议论纷纷并替买家感叹的时候，12月21日，《新民晚报》第一版报道：“昨天，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3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强、凌利中向本报独家透露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经过他们鉴定与考证，这件《功甫帖》是‘双钩廓填’的伪本。”可谓是平地一声惊雷，本来就不是一件很恰当的事情，现在成了“伪本”，不仅5037万元人民币打了水漂，重要的是原本存世有限的苏东坡的书法又少了一件。显然，如果没有此前高价拍卖回流所引起的的社会反响，仅就一件宋代书法的真伪问题，也上不了《新民晚报》的头版。而就一件宋代书法真伪问题的探讨在大众媒体上首发，过去也很少见。至于其中牵涉到的公立博物馆与私立博物馆的关系问题，以及其他很多问题都还没有在真假的本体上展开，就已经成为街谈巷议的大众娱乐。为何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成了一种街头打架的围观，实在是值得身在其中的人好好反思。

事到如今，《功甫帖》的拥有者已经发了几通声明，纽约苏富比也作出了回应，在呼唤声中，3位研究员的论文则在2014年元旦的《中国文物报》上刊发。该说的都已经说得差不多了，该抖搂的基本上也已尽显无疑了。直到1月6日，整个剧情又发生了变化，有人发表声明称《功甫帖》为真迹，并愿意接手购藏。从娱乐性的角度看，剧情发展到这时候，越来越偏离学术和理性，江湖气掀起了大众娱乐的又一个高潮。

《功甫帖》事件实际上是近年来不绝于耳的中国古代书画真伪问题稍高级别的街谈巷议，其真伪争议所反映的本质问题是书画鉴定的当下窘境。无疑，中国古代书画真伪鉴定是复杂的专业问题。鉴于中国古代书画真伪鉴定的复杂性，几年前曾有国外大拍卖公司建议停止拍卖中国古代书画，而在国内各拍卖公司艺术品拍卖会上的真伪争论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人们现在好像已经耳顺了，习惯了这种议论，反正是愿打愿挨的事情，无关乎国计民生。可是，一个泱泱大国，一个具有超越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古国，怎么到了今天连一个关于文明和历史真伪的事情都无法廓清，国家机构、政府组织、学术团体、专家学者不能说是无动于衷，但无处下手以及无能为力，却令当代文化蒙羞。回想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代表国家利益和主流声音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在北京成立，但随着谢稚柳、启功、徐邦达等小组成员的年事已高或相继离世，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古代书画由谁来鉴定一直是一个疑问，而当下谁来鉴定书画鉴定又是一个新的疑问。因此，中国书画的鉴定在这十余年间基本上是随遇而安，业界中除了专业的文博单位之外，社会上并存着拍卖公司与电视台这两方面的实力。拍卖公司表现出的是利，电视台表现出的是名，两者中都有文博单位的“专家”参与，但主导的并不是文博单位。这之中文博单位的“专家”犹抱琵琶半遮面，一方面基于专业伦理，一方面又受到利益的诱惑，而有些深度介入到具有经济利益的鉴定之中，使得公信力急剧降低，已经到达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乱象丛生说明社会体系的无序。没有专家和自诩专家的当下，面对《功甫帖》的问题即使论述得再圆满也是徒劳，因为个体的语言能力难以建立起权威话语。可怕的“一家之言”会葬送苦思冥想和严谨治学。即使抛却书画鉴定自身的复杂性，从艺术创作本身来看，笔法中的一勾一捺极有可能因为书法家的身心健康、情绪状况，毛笔等工具的顺手程度，风晴雨雪的气候影响，所带来的笔迹的差异性可能判若两人，如果仅就此中些微的差异来判别真假，无疑会带来误判。因此，笔迹的比对难以完全还原它的历史真实。而像《功甫帖》中有关前辈徐邦达先生的论断，也有可能因某人一句“误记”而浑水再起，因为死无对证。显然，《功甫帖》事件的可悲之处是它出现在当下，如果在20年前，徐邦达先生一言九鼎，也就无需劳动像《新民晚报》这样的大众媒体。可是，当下鉴定这一专业话语权平分天下，业余的干了专业的事情，鉴定则成了一种无奈的大众娱乐。没有专业话语，更失去了鉴定的尊严，这就是当下中国书画鉴定的窘境。

无疑，在专业范围内进行各种形式的探讨均有必要，但通过大众传媒来导引，则容易使人们陷入误区。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功甫帖》最终将会形成一个无法收拾的残局，而由《功甫帖》所牵涉到的中国书画鉴定的全局问题，则需要政府部门积极面对，从宏观上解决中国书画鉴定的主流话语问题。其重中之重的工作是，建立一个国家权威的中国书画鉴定体系，培养专业的鉴定人才，用科技创新打开鉴定中的技术瓶颈，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中国书画鉴定的主流导向问题，而非任凭社会的力量和娱乐的方式去左右中国古代书画真伪的鉴定，或者仅停留在上世纪的鉴定结果之上。

《功甫帖》真伪的争议 是中国书画鉴定的当下窘境 所反映出的本质问题

□陈履生